PANORAMA SCHOLARLY GROUP

Three Teachings Studies

Confucianism, Daoism, and Buddhism



病本的超越：五类二十八种因行的净土思想——以《维摩诘经·佛国品》为中心

Transcending the Root of Illness: Five Categories and Twenty-eight Causal Practices in Pure Land Thought—Centered on the "Buddha Realms Chapter" of the Vimalakirti Sutra

黄兴旺（如闻）（Huang Xingwang（Ruwe））[a,*]

[a]戒幢佛学研究所，苏州，中国（*Jiechuang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Suzhou, China*）

ARTICLE INFO

Keywords:
病本
维摩诘经
二十八种因行
阿閦佛国经
他力
root of illness
The Vimalakirti Sutra
twenty-eight causal practices
Akshobhya Buddha
other-power Pure Land

DOI: *https://doi.org/10.63802/tts.V1.2025.194*

ABSTRACT

中文

大乘净土围绕一定的“差异”与“共性”来论述娑婆、极乐、兜率、药师等净土思想，以定位“他方国土”与“他方佛”的关系。作为印度初期净土的来源，《维摩诘经》所投射的阿閦佛以及妙喜净土成为解明东亚净土的关键。该经虽有“他力”视域，但二十八种菩萨的“因行”赋予净土实践更偏重“自净其心”的“自力”。相较于中国所侧重的“半自力半他力”，以及日本所强调的“纯他力”，该经反应了印度初期净土的“难行道”，但同时又隐藏了《阿閦佛国经》《般若经》等经典的“他力”倾向。故而本文以“病本”为核心，从超克“病本”之心的“六因”以及二十二种“加行”，来反思“因行”与“国土与众生清净”的关系。

English

Mahayana Pure Land discusses Pure Land thoughts of Saha , Sukhavati , Tushita , Medicine Buddha , etc., around certain " differences " and " commonalities " to pos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ther lands " and "other Buddhas ." As the source of early Indian Pure Land , the Akṣobhya Buddha and Abhirati Pure Land projected in The Vimalakīrti Sūtra become key to elucidating East Asian Pure Land . Although this sutra has the perspective of " other-power ," the " causal practices " of the twenty-eight bodhisattvas endow Pure Land practice with more emphasis on the " self-power " of " purifying one's own mind . " Compared to China's emphasis on " half self-power , half other-power " and Japan's emphasis on " pure other-power ," this sutra reflects the " difficult path of practice " of early Indian Pure Land , but simultaneously conceals the " other-power " tendency of sutras such as The Akṣobhyavyūha Sūtra and The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 Therefore , this paper takes " fundamental illness " as its core ,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 causal practices " and " purity of land and sentient beings " through the " six causes " and twenty-two types of " preparatory practices " for overcoming the mind of " fundamental illness ."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805064247@qq.com

1. 引言

基于语言接触史、汉语史、汉藏语言研究的中国净土理论之溯源，《维摩诘经》（*Vimalakīrtinirdeśa*）[1]提供了“现世佛土（净土）”，而非“他方佛土”的初期大乘净土观。围绕该经的研究，以拉莫特（Étienne Lamotte）[2]的法译本为基准，形成三类研究群：（1）传统宗学诠释代表——田冈岭云、莲泽成淳、渡边棵雄、释演培、陈慧剑、释竺摩、陈引驰、谈锡永、蔡铭宗、释道源、释印顺等学者，他们对僧肇、智顗、吉藏、窥基、慧远、湛然、通润、智圆等人的注疏展开不同程度的解读；（2）围绕法译本以及达拉宫所藏写本（11-13 世纪）为底本而开展的平行文本诠释，主要有桥本芳契、高崎直道、山口益、野村耀昌、大鹿实秋、安井广济、Charles Luk、长尾加津、Robert Thurman、长尾雅人、Jan Nattier、中村元、John Mcrae、植木雅俊、黄宝生、Luis Gómez 等学者，以及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国际佛教文献翻译研究所、University of Oslo 等机构；（3）综合前二研究的代表，主要有高桥尚夫、万金川、西野翠、上木正敏、Thomas Cleary、林纯瑜、廖桂兰、梅田爱子等学者。另外，严胜英[3]亦综述了该经在近代研究的百年史，颇值得借鉴。他们均依《维摩诘经》所言“佛国土的清净”“从染污至清净行（净化）”“众生即菩萨之佛国土”等般若与空性教学，而把维摩诘与文殊等菩萨的对话所勾勒的修行体系视为“大乘佛教的至宝”。而这正是东亚净土的共基。其中，<佛国品>就二十八种净土“因行”概述了如何在秽土中建立清净佛国所需的资材和建设历程，而其余各品主要是对第一品的广说或补充。[4]故而佐藤直实认为“《维摩经》被推测是在小品系〈般若经〉的延续上创作，作为述说空思想精髓的经典。……维摩为净化众生，消除一切众生的烦恼，特意选择在污秽的娑婆中出生。”[5]为理清这点与东亚净土的关联，本文从以下三个层次检视<佛国品>之二十八种因的理论与实践，以补充学界关于印度乃至东亚净土的研究。

2. 基于克服“病本”之障碍而实现的“清净佛国土”

佛国土的清净即是围绕大乘菩萨之行为而建立的“净佛国土”（buddhakṣetrapariśuddhi）。这是基于“satvakṣetraṃ bodhisatvasya buddhakṣetram/satvārthanirjātaṃ bodhisatvānāṃ buddhakṣetram”[6]所说的“众生之国土”来开展的菩萨行，而成就的菩萨之国土。因此，维摩诘看到因“病本”而颠倒的众生后，将阿閦佛的愿景投射到娑婆，以希能与佛世尊合而为一，圆满教化带来的净土。如其解释众生颠倒的根源说：

---

[1] 按：该经文献主要有：严佛调译《古维摩诘经》二卷（佚）；支谦译《维摩诘经》二卷;竺叔兰译《异毗摩罗诘经》三卷（佚）；竺法护译《维摩诘所说法门经》一卷（佚）；祇多蜜译《维摩诘经》四卷（佚）；（东晋）支敏度还曾将支谦、竺叔兰和竺法护三译糅合为《合维摩诘经》（佚）；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三卷；玄奘译《说无垢称经》六卷，该版本非依中亚其他语文（西域胡语）所迻译。现存汉译本包括支谦译本（译于三世纪初，古译时代）、鸠摩罗什译本（译于 406，旧译时代）和玄奘译本（译于 650，新译时代）。此外，尚有藏译本（*Phags pa dri ma med par grags pas bstan pa zhes by aba theg pa chen po'i mdo*,由 Dharmatāśila 译于 8-9 世纪初、敦煌本有藏文残片，同时梅田爱子罗列了七种藏文版本）、于阗译本、西夏译本、回鹘译本、蒙译本、满译本等。其中，于阗文、西夏文、回鹘文、栗特文译本不全，而蒙文、满文译本则转译自藏文译本。其题与 *Abhiratiyogabhātvana yanākṣobhyotothāgatarśana*（《如来得不动妙乐光明瑜伽星曜经》）有相类的地方。另外，Charles Luk、Burton Watson、John Mcrae 等人的英文译本均以鸠摩罗什译本为底本。沒人將支謙譯本與玄奘譯本完整翻譯成西方語言，僅拉莫特以藏譯本為底本而涉及少量玄奘译本。值得注意的是，中文译本共 14 章，而梵文与西藏文译本均为 12 章，这可能是后来者分别将第 3-4 章与第 13-14 章进行合并导致。故而赵东明在考察文献后，认为它们之间的先后顺序为：支谦译本→罗什译本→（现存）梵文本→玄奘译本→藏译本。参见高桥尚夫,“チベット所藏佛教文献调查研究报告”,《大正大学学报》77(2002):83；高桥尚夫,西野翠.《梵文和译<维摩经>》,东京:春秋社,2011,第 1-25 页；长尾雅人,《<维摩经>を読む》，东京：岩波书店,1986,第 5-11 页；Luis Gómez and Paul Harrison,*Vimalakīrtinirdeśa: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Berkeley:Mangalam Press,2018,p.xvi-xxix;梅田爱子,《梵文<维摩经>のレトリックと偈颂》,东洋大学博士论文,2022,第 4 页。

[2] Étienne Lamotte,*L' Enseignement de Vimalakîrti (Vimalakîrtinirdesa)* ,Louvain: 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Bibliothèque du Muséon,1962,pp.12-15。

[3] 嚴勝英,“近百年來《維摩詰經》研究綜述”，《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2(2016):95-102。

[4] 高橋尚夫,西野翠,“維摩淨の佛国土”,高崎直道監修：《シリーズ大乘佛教 5：佛と浄土》,東京：春秋社,2013,第 16 頁。

[5] 佐藤直実,“阿閦佛とその佛国土”,高崎直道監修:《シリーズ大乘佛教 5：佛と浄土》，第 195 頁。

[6] 高橋尚夫,西野翠,《梵文和譯維摩經》,東京：春秋社,2011,第 2-6 頁。

梵：yato nidānāc ca punar vyādhir utpadyate tasya parijñāyai tebhyo dharmaṃ deśayiṣyāmaḥ yāvatādhyālambananidānam adhyālambate, tāvad vyādhinidānam |（MS/30a5-6）

支：亦不除其本病所生 知其根本而为说法……未炽然者则病之本。（T14,526a27-29）

罗：为断病本而教导之……从有攀缘则为病本。（T14/545a17-18）

玄：应正观察疾起因缘，速令除灭为说正法……诸有缘虑，皆是疾因，有缘虑者皆有疾故。（T14/568c17-20）

D：bsal bar mi bya ste | de gźi gaṅ las nad byuṅ ba de yoṅs su śes par bya ba’i phyir de dag la chos bśad par bya’o||……lhag par dmigs pa’i gźi la ji tsam du dmigs pa de tsam du nad kyi gźi’o ||（Kg/ma/200b5-6）

继而维摩以己身所示现的病痛来向他们解说病痛之根源，指出“断病（vyādhiprahāṇa）”是众生实现“自心清净”乃至“国土清净”的关键。其中，所断之“病”在我、我所的烦恼。故鸠摩罗什译本的维摩诘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的“我想及众生想”来说明“着我”的“病本”。所以僧肇将“断除”的根本集中在“不念内外，诸法行于平等”的“离我、我所”与“离内见、外见”上的“无所得”实践上，认为：“菩萨断除客尘烦恼而起大悲，爱见悲者，则于生死有疲厌心；若能离此，无有疲厌，在在所生，不为爱见之所覆也。……菩萨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于空、无相、无作法中，而自调伏，是名无方便慧缚。……不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于空、无相、无作法中，以自调伏而不疲厌，是名有方便慧解。……菩萨住贪欲、瞋恚、邪见等诸烦恼，而植众德本，是名无慧方便缚……离诸贪欲、瞋恚、邪见等诸烦恼，而植众德本，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7]此即对“dvayavigamaḥ”的深化。同类梵文亦叙及：

梵：yad idam adhyātmaṃ bahirdhā ca samudācāraḥ |（MS/29b7-30a1）

支：谓内无习行，谓内无习行。（T14/526a20）

罗：谓不念内外诸法，谓不念内外诸法。（T14/545a9-10）

玄：谓内法外法毕竟不行，内法外法毕竟不行。（T14/568c5）

D：’di lta ste | naṅ daṅ | phyi rol tu kun tu spyod pa med pa’o ||（Kg/ma/200b1）

梵：yad uta samatayācalanatāpracalanatā |（MS/30a1）

支：谓等不动不可动。（T14/526a21）

罗：行于平等。（T14/545a9-10）

玄：谓观平等无动无摇无所观察。（T14/568c6-7）

D：’di lta ste | mñam pa ñid las mi g.yo ba | rab tu mi g.yo ba | rnam par mi g.yo ba’o ||（Kg/ma/200b1-2）

从“平等性而不动”来说，痛苦本身并非“空”的别物，其本质就是“空”。故该经言“vyādhir eva śūnyatā（MS/30a2-3）”，确认了“空病亦空（T14/545a13）”或“应观如是空病亦空（T14/568c10）”的意蕴。其根本理据在于“nāmodāhāreṇaite śūnye（MS/30a2）”所言的“名字假说为空”[8]的逻辑。而这正是从秽→净而摆脱“病本”，获得自性清净的“不二”要门。作为在“二”中徘徊的娑婆众生，维摩诘秉承了阿閦如来(不动如来)的指导，确立了通往净土的体系（见**图 1** 所示）。

[7]（姚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 14 冊,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3,第 545b-554c 页。

[8]（唐）玄奘译,“说无垢称经”,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 14 冊,第 568c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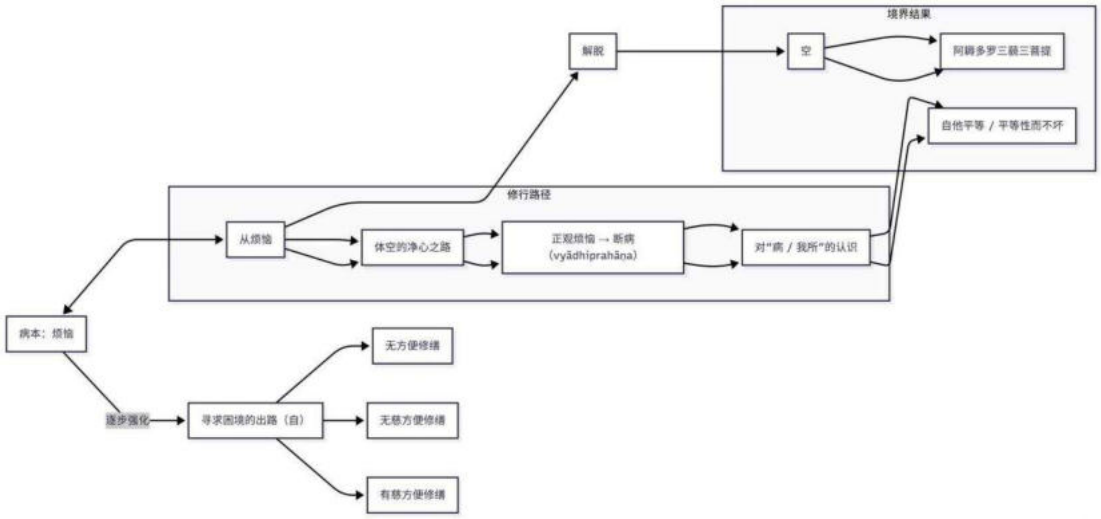


图 1. 超克病本的无二之路

围绕图 1 所言烦恼与空的“不二”性，山口益指出，“此处的‘不二’，并非形而上学，而是自他平等之佛的慈悲实践。佛陀无法停滞于自身的正觉解脱乐而闭塞其中，因而自然而然地朝向自我与全人类的平等化(to equalize)，在那里实现自他平等的实践。”[9]从这点来说，“不二”在本质上就是“将激情（苦恼）转化为共享的慈悲”之意，体现的就是为众生救济而动的慈悲，故维摩以沉默来示现“不二”。[10]对此，拉莫特总结其“空性”曰：“佛国土在该经中被赋予空、等同虚空(ākāśasama)、自性缺失(svabhāvaśūnya)、寂静(śānta)、非实在(asiddha)、不变 (avikāra)等属性。诸佛现出佛国土，完全是为了众生救济。任何佛国土都是清净的，无法区别。围绕诸佛国土的菩萨们，将其视为‘空’的空间。”[11]同样，这亦可在《放光般若经》[12]、《摩诃般若波罗蜜经》[13]、《大般若波罗蜜多经》[14]等大乘文献中围绕净化自他恶行（duṣṭhulakarman）层面而展开的菩提心行得到佐证。若就维摩诘来说，可拓展为二十八种因行的修行体系。

3. 二十八种因行所言的两种转染成净之道

为圆满庄严的佛国净土，该经的叙事以“yāvat~（若）/tāvat~（则）”的条件式与“yādṛś（如此）/tādṛś（如此）”的结论式来论述满足与成就幸福的范式，以摄取（parigṛhṇāti）众生或建立（parigṛhṇāti）国土。若就该经修行次第来说，可集中体现在二十八种净土因行上。其以菩提心为基础，围绕从因（三心、六度等）→果的往生净土之行，提出五个维度的因行建构，将大乘初期的阿閦佛净土思想投射到维摩诘的实践中。山口益意识到这种次第在梵藏汉译文的顺序中稍有不同，但仍以“佛国土建设的修行次第”来指称。[15]尽管高桥尚夫与西野翠，已对此有所论述，但就<佛国品>来说，仍显得有点散乱。为解决这个问题，下文从认识烦恼或认识自己的二十八种因，提出超克病本之“心”及“行”的两种转染成净之路，及其十三个修道层次在“加行至方便”与“国土与众生清净”之关系上的呈现。

3.1. 超克病本之心的六因：直心、深心、菩提心、四无量心、回向、发愿

按梵文所言“api ca ratnākara āśayakṣetraṃ bodhisatvasya buddhakṣetram, tasya bodhiprāptasyāśaṭhā amāyāvinaḥ satvā buddhakṣetra upapadyante/adhyāśayakṣetraṃ kulaputra bodhisatvasya buddhakṣetram, tasya

[9] 山口益,《空の世界》,東京：理想社,1967,第 144 页。

[10] 山口益,《佛教思想入门》,东京:理想社,1968,第 144 页。Étienne Lamotte, *L'Enseignement de Vimalakîrti*,pp.56-60.

[11] Étienne Lamotte, *L'Enseignement de Vimalakîrti*,p.493.

[12] （西晋）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 8 册,第 136a 页。

[13] （唐）玄奘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 8 册,第 406b 页。

[14] （唐）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 5 册,第 411c 页、749c 页。

[15] 山口益,“《維摩經·佛国品》の原典的解释(上)”,《大谷学報》30,no.2(1950):234。

bodhiprāptasya sarvakuśalasaṃbhāropacitāḥ satvā buddhakṣetre saṃbhavanti/prayogakṣetraṃ bodhisatvasya buddhakṣetram, tasya bodhiprāptasya sarvakuśaladharmopasthitāḥ satvās tatra buddhakṣetra upapadyante |udāro bodhisatvasya bodhicittotpādo buddhakṣetram, tasya bodhiprāptasya mahāyānasaṃprasthitāḥ satvās tatra buddhakṣetre saṃbhavanti |（MS 5b5-6a1）”，可知“心志（直心）”的国土是菩萨的佛国土。菩萨若得菩提，则能在一切善根的积累中无虚伪、无欺瞒众生，透过大定而证悟，出生在佛国土中。其中关系，可对应如**表 1** 所示：

表 1. 三心与加行

	支	罗	玄	D
（1）āśaya	无求	直心（诚实心=深心=菩提心）	纯意乐	bsam pa
（2）adhyāśaya	善性	深心	上意楽	lhag pa'i bsam pa
（3）prayoga	——	——	善加行	sbyor ba
（4）bodhicitta	弘其道意	菩提心	无上菩提心	byang chub kyi sems

此“三心”即大乘净土所言的“大乘心”，实为“无上菩提心”，故而玄奘译本将“菩提心”置于首位，不同罗什与支谦之译本的处理。相较而言，佛国土建设的因素，唯有西藏译本和玄奘先提出菩提心。僧肇亦认识到这点，故而解释说：“上三心是始学之次行也。夫欲弘大道，要先直其心；心既真直，然后入行能深；入行既深，则能广运无涯。此三心之次也。备此三心，然后次修六度。……以因缘成菩萨国。善有二种：一者行善、二者报生善。凡言来生其国具足善者，皆报生善也。”[16]换言之，三心伴随加行，二者不能分开而谈。此外，在 MS 6a6 中提及四无量心（catvāry apramāṇāni），可分别对应支谦、罗什、玄奘、藏文译本的“四等心”“四无量心”“四无量”“tsad med pa bzhi”，即慈悲喜舍。该心同样是基于“三心”的加行，进而被呈现在“化缘相及故果报相连”所显示的佛土上。所以僧肇将“净心”视为净土修行之进路，把四无量心纳入菩提心来考察。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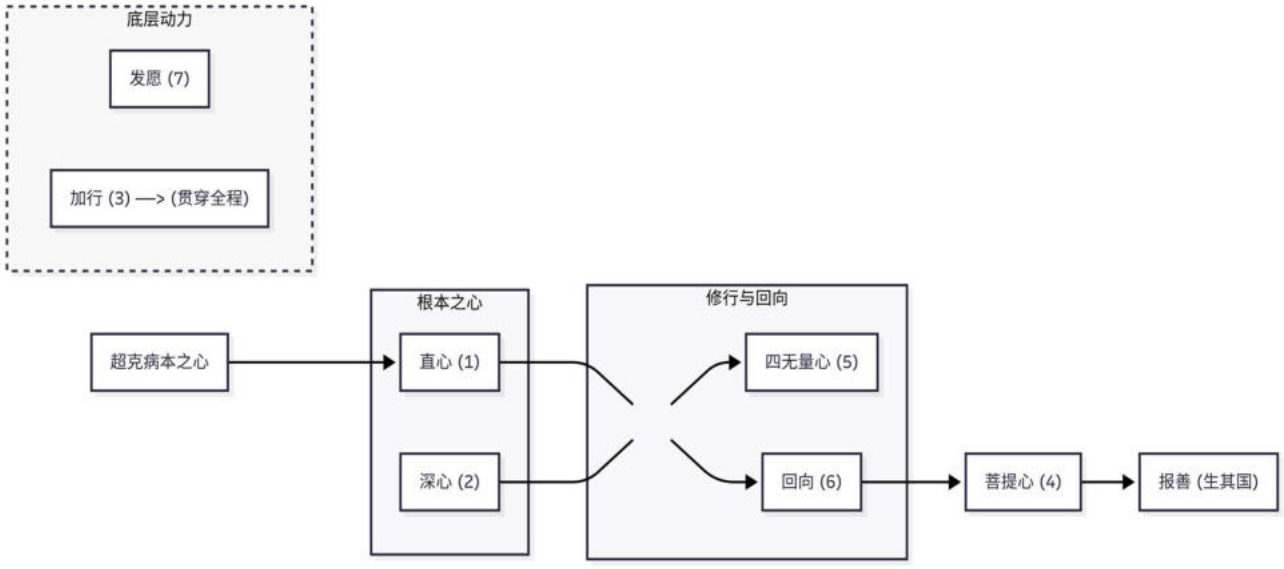


图 2. 超克病本的无二之路

因此，净土菩萨道的开始被视为是从发心开始。此后的昙鸾、道绰、善导等人亦是如此强调直心、深心、菩提心、四无量心等四心，并将其应用在自利利他的菩萨行上，将其视为获得“报善”之他力保障的根本。据此，山口益在回应拉莫特的书信中指出：“心的净化（citta-vyavadāna）思想，从《杂阿含》第十卷及《法句经》第一偈等文献，到《维摩经》，乃至

[16]（姚秦）僧肇,“注维摩诘经·佛国品”,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 38 册,第 335c 页。

安慧《中边分别论释疏》提及的‘得柔软心以获得净土’等说，始终秉承了原始佛教的传统精神。”[17]换言之，四心是大小乘所共的净土教学之基础。同样作为“心”属的项目，尚有（6）“回向/分流法化”（pariṇāmanācitta）与（7）愿生，但二者同时也是加行。所以僧肇就“二乘三界各有别行，若情无胜期，则随行受报”的困境，提出“大士标心佛道，故能回向彼杂行向于一乘”的观念，而这亦是“愿生”所表达的意蕴。另外，这种“愿生”的保障亦隐含了成就者将结果回向众生的他力。

如此，菩萨能在有限的众生之我、我所转化为无限的真如法性后，把 to bend down（向那方倾斜）、to turn aside（侧向）之“回向（pariṇāma）”紧扣在“法性”上而将功德朝向众生，实现酬愿的妙用。此即山口益所言的，“这被称为真如法性的证明，即菩提向十方法界之界（dhātu）的回向。……当回向于十方众生时，真如法性的觉证将增长扩大。透过回向，菩提变得伟大。这伟大的菩提结果被视为目的格，并回向于大菩提。”[18]从这点来说，菩萨对众生的态度是包容的。同样，这亦可体现在佛对众生的四种益处上。如**表 2** 所示。

表 1. 菩萨对众生的四种益处

利益	梵	D	支	罗	玄
1.增福益	yāvantaṃ bodhisatvaḥ satveṣu_upacayaṃ karoti tāvad buddhakśetraṃ parigṛhṇāti（MS 5b1）	byaṅ chub sems dpa’ ji tsam du sems can rnams la rgyas par byed pa de tsam du saṅs rgyas kyi źiṅ yoṅs su ’dzin to（Kg ma 178b5）	菩萨欲教化众生，是故摄取佛国（T14/520a）	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T 14/538a）	一切菩萨随诸有情增长饶益，即便摄受严净佛土（T14/559a）
2.教化益	yādṛśaḥ satvānāṃ vinayo bhavati tādṛśaṃ buddhakśetraṃ parigṛhṇāti（MS 5b1-2）	sems can rnams ji lta bus ’dul bar ’gyur ba de lta bu’i saṅs rgyas kyi źiṅ yoṅs su ’dzin to(Kg ma 178b5)	欲使佛国人民尽奉法律,故取佛国。（T14/520a）	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 T14/538a ）	随诸有情发起种种清净功德,即便摄受严净佛土,随诸有情应以如是严净佛土而得调伏,即便摄受如是佛土(T14/559a)
3.入佛智益	yādṛśena buddhakṣetrāvatāreṇa satvā buddhajñānam avataranti tādṛśaṃ buddhakśetraṃ parigṛhṇāti（MS 5b2）	Saṅs rgyas kyi źiṅ la ’jug pa ji lta bus sems can rnams saṅs rgyas kyi ye śes la ’jug par ’gyur ba de lta bu’i saṅs rgyas kyi źiṅ yoṅs su ’dzin to（Kg ma 178b5-6）	欲使佛国人民入佛上智,故取佛国(T14/520a)	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T14/538a)	随诸有情应以如是严净佛土悟入佛智,即便摄受如是佛土(T14/559a)
4.发心益	yādṛśena buddhakṣetrāvatāreṇa_satvānām āryākārāṇīndriyāṇy utpadyante tādṛśaṃ buddhakṣetraṃ parigṛhṇāti（MS 5b2-3）	saṅs rgyas kyi zm la 'jug pa ji lta bus sems can mams 'phags pa lta bus dbah po skye bar 'gyur ba de lta bus saṅs rgyas kyi źiṅ yoṅs su 'dzin to（Kg ma 178b6）	欲使佛国人民见圣典之事而以发意,故取佛国(T14/520a)	随诸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T14/538a)	随诸有情应以如是严净佛土起圣根行,即便摄受如是佛土(T14/559a)

[17] 山口益，《山口益佛教学文集》下,东京:春秋社,1973,第 472 页。

[18] 山口益,“《維摩經·佛国品》の原典的解释(下)”,《大谷学報》30,ni.3(1950):50。

3.2. 超克病本之二十二行：加行及其二十一种善行

就维摩诘所言来看。直心→深心→四无量心→发菩提心的进程被视为方便度众的菩萨之实践的起点。进而，他在四心的加行（3）上，将大乘所属的“六度（8-13）”“四摄（14）”“善巧方便（15）”，以及大小乘所共的“三十七道品（16）”“说除八难（17）”“自首戒行而不讥彼（18）”“十善业道（19-28）”贯穿其中。

3.2.1. 大乘的八种加行：六度、四摄、善权方便

维摩诘为确立了“菩萨乘”（bodhisattvavyānika）在净土中的“菩萨行”（bodhisattvacaryā），解明了“六度（如**表 3** 所示）”对“来生其国”的作用。也就是说，大乘（mahāyāna）的“菩萨（bodhisatta）”，基于转秽成净的目标，将部派佛教所侧重“追求觉悟之众生”与“觉悟成佛”的自利，进一步延伸为利他而通往彼岸的“波罗蜜（pāramitā）”。如此，六度为众生超越五浊恶世而成就菩提，提供了东亚净土所需的共基。[19]

表 2. 六度翻译的差异

梵文	支	罗	玄	D	僧肇[20]的解释
（8）dāna	布施	布施	修布施	sbyin pa	外舍国财身命，内舍贪爱悭嫉
（9）śīla	持戒	持戒	修净戒	tshul khrims	十善、菩萨戒、无量戒、发愿、满愿
（10）kṣānti	忍辱	忍辱	修安忍	bzod pa	和颜，系以容相
（11）vīrya	精进	精进	修精进	brtson ’grus	勤修一切功德众生来生其国
（12）dhyāna	禅思	禅定	修静虑	bsam gtan	摄心不乱众生来生其国
（13）prajñā	智慧	智慧	修般若	śes rab	正定众生来生其国。得正智慧、决定法相

正因为存在“世间”，菩萨能在无量的案例中不断开展六度的实践，并在其中找到通往真如法性的道路与方便，获得超越我法二执的法性智，继而将它们应用在净化人间乃至佛国土的场景中。[21]其中，接近真理的（14）“四摄法/四恩（catvāri saṃgrahavastu）”，即布施、爱语、利行、同事，以及（15）“善权方便”（upāyakauśalya）正是与六度相应的行事准则。对于后者，僧肇就求生者关于“有见佛而不解脱”“于佛前得解脱”等差异，以“方便”来解读罗什之文说：“解脱则四摄所成无为果也。同行故，众生皆为此果所摄也。……方便者，巧便慧也。积小德而获大功，功虽就而不证。处有不乖寂、居无不失化，无为而无所不为，方便无碍也。”[22]

3.2.2. 大小乘所共的十三种加行：三十七道品、说除八难、自守戒行不讥彼阙、十善业道

在大小乘所共的内容中，（16）五根、五力、七觉支等三十七道品（saptatriṃśad-bodhipakṣa dharma）被视为“摄受众生来生其国”的酬愿准则。同样，维摩诘提出两种菩萨对众生的态度：（17）对因不幸而生，且充满觉悟障碍的众生，进行“说除八难/善说息除八无瑕”（aṣṭākṣaṇapraśama-deśanā）的开导；（18）不责备他们无法像自己一样守戒，但要让他们在国土中不会听到种种罪恶的言语，此即“自守戒行不讥彼阙”（svayaṃ śikṣāpadeṣu vartamānā parā-pattyacodanatā）。换言之，菩萨透过圆满自身境界而成就佛国土的庄严。但值得注意的是，来生的众生并未在该经中被记

[19] 释圣严,“净土思想之考察”，《华冈佛学学报》6（1983）:23。

[20]（姚秦）僧肇,“注维摩诘经·佛国品”，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 38 册，第 335c-336a 页。

[21] 山口益,“《維摩經·佛国品》の原典的解释(下)”,《大谷学報》30,no.3(1950):50-52。

[22]（姚秦）僧肇,“注维摩诘经·佛国品”，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 38 册，第 336a 页。

载，而仅体现在菩萨成佛之时来说。所以僧肇指出，菩萨成佛后对众生确立的他力保障，是其建立理想国的动力。[23]另外，菩萨净土之行的完成，同样反馈在十善业道（daśakuśalakarma-pathapariśuddhi）上。他们围绕身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四（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意三（不贪心、不瞋恚、不邪见）等十善的圆满（见**表 4**），而成就净土。

表 3. 国土所覆盖的十善业道

梵文	支	罗	玄
（19）niyatāyus	不离偶	不中夭	寿量决定
（20）mahābhoga	大财	大富	大富
（21）brahmacārin	梵行	梵行	梵行
（22）satyānuparivartinyā vācālaṃkṛta	诚谛之语免于恶道	所言诚谛	所言诚谛
（23）madhuravacana	言以柔软	常以软语	常以软语
（24）abhinnaparṣad	不别眷属	眷属不离	眷属不离
（25）bhinnasaṃdhāna-kuśala	恒与善俱	善和诤讼言必饶益	善宣密意
（26）īrṣyāvigata	无有嫉慢	不嫉	离诸贪欲心
（27）avyāpannacitta	除忿怒意	不恚	无瞋恚
（28）samyagdṛṣṭi- samanvāgata	以正见诲	正见	正见

从“菩萨摩诃萨净佛国土”来说，佛国土中所生的众生形象，在乐的果报中，亦是“十善”的具体化代表。而此亦是龙树所言：“有菩萨从初发意已来，自除身麁业、除口麁业、除意麁业，亦净他人身、口、意麁业。……不善业，若杀生乃至邪见，是名菩萨摩诃萨身、口、意麁业。”[24]换言之，众生之三业所呈现的十善，不仅是成就净佛国土的关键，也是众生得以下手的菩萨道。

3.2.3. 二十八种因行的两种关系

在真如法性的保证下，菩萨依二十八种因行所获之境界，展现了净（佛国土）秽（众生）“不二”的特点。故而释尊说：“tadyathā ratnākara yādṛśam icched ākāśaṃ māpayituṃ tādṛśaṃ māpayeta, na cākāśaṃ śakyate māpayituṃ nāpy alaṃkartum（MS 5b3-4）。”[25]此中意言，一切诸法皆如虚空，菩萨为了成就众生，愿如此建立佛国土。若从“虚空”视角来看，众生、净土和娑婆都是平等的虚空。易言之，在维摩诘的空性立场中，“秽土（起相）=净土（无相）”。此即从“秽→净”，或从“净→秽”的“不二”观。“无二”观的菩萨救济之道，正是空性在众生中的回施与方便。所以梵文本并无汉译本提及的“空地、宫室、随意无碍”语句，而是着重强调“空”的教学。[26]尽管如此，上述二十八种因行体现了从秽→净的圆满，或从净→秽的投射，实现了众生与佛土之间转变。这过程即僧肇所梳理的“直心”→“深心”→“洞察”→“实践”→“回向”→“方便”→“国土清净”→“众生清净”→“智清净”→“说示清净”→“智之实践清净”→“自心清净”→“佛国土之清净”的建设次第。[27]就平行文本所说的具体内容，可呈现为**表 5** 所示。

---

[23]（姚秦）僧肇,“注维摩诘经·佛国品”，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 38 册，第 336b 页。

[24]（姚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 25 册，第 706c 页。

[25]按：该文藏文出处为“dkon mchog 'byuṅ gnas 'di lta ste dper na nam mkha' la ji lta bur bya ba 'dod pa de bźin du byed mod kyi nam mkha' la ni byar mi ruṅ źiṅ brgyan du yaṅ mi ruṅ ba”（Kg, ma 178b7）、支谦译本为“譬如有人欲度空中造立宫室终不能成”（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 14 册,第 520a 页）、玄奘译本为“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 若于虚空终不能成”（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 14 册,第 538a 页）。

[26] 西野翠,“《維摩經》における“虚空造立宮室”の喩えについて”,《大正大学綜合佛教研究所年報》32(2010):247-265。

[27]（姚秦）僧肇,“注维摩诘经·佛国品”:“直心以诚，心信佛法也。信心既立则能发行众善，众善既积其心转深，转深则不随众恶，弃恶从善是名调伏。心既调伏则遇善斯行，遇善斯行则难行能行，难行能行故能如所说行。如所说行则万善兼具，万善兼具故能回向佛道，向而弥进是方便力也。方便大要有三：一善于自行而不取相、二不取证、三善化众生，具此三已则能成就众生。成就众生则三因具足，三因具足则得净土。土既清

表 4. 28 因的 13 个次第进程

实践路径	梵	藏	支	罗	玄
从加行到直心	①yāvanto bodhisatvasya bodhicittas tāvanta āśayāḥ（MS,6b7）	byaṅ chub sems dpa’i byaṅ chub kyi sems bskyed pa ci’dra bar bsam pa yaṅ de’dra’o（Kg,ma 180a2-3）	菩萨以应此行便有名誉（T14/520b）	菩萨随其直心（T 14/538b）	菩萨随发菩提心则有纯净意乐（T14/559c）
从直心到深心，坚固意志	②yāvanta āśayās tāvantaḥ prayogaḥ（MS,6b7）	bsam pa ci’dra bar sbyor ba yaṅ de’dra’o（Kg,ma 180a3）	已有名誉便生善处（T14/520b）	菩萨随其直心则能发行（T 14/538b）	随其纯净意乐则有妙善加行（T14/559c）
	③yāvantaḥ prayogaḥ tāvanto’dhyāśayāḥ（MS,6b7）	sbyor ba ji sñed par lhag pa’i bsam pa yaṅ de sñed do(Kg, ma 180a3)	已生善处便受其福（T14/520b）	随其发行则得深心（T 14/538b）	随其妙善加行则有增上意乐（T14/559c）
从深心到洞察，意志坚固地直进加行	④yāvanto’dhyāśayās tāvantyo nidhyaptayaḥ（MS,6b7）	lhag pa’i bsam pa ji sñed par ṅes par sems pa yaṅ de sñed do（Kg, ma 180a3）	无	随其深心则意调伏（T 14/538b）	随其增上意乐则有止息（T14/559c）
从洞察到实践，再到回向	⑤yāvantyaḥ pratipattayas tāvantyaḥ pariṇāmanāḥ |（MS,7a1）	sgrub pa ji sñed par yoṅs su bsṅo ba yaṅ de sñed do （Kg, ma 180a3-4）	已能分德（T14/520b）	随如说行则能回向（T 14/538b）	随其发起则有回向（T14/559c）
实践的廻向，从廻向到方便	⑥yāvantyaḥ pariṇāmanās tāvanta upāyāḥ（MS,7a1）	yoṅs su bsṅo ba ji sñed par thabs rnams kyaṅ de sñed do（Kg, ma 180a4）	便行善权（T14/520b）	随其回向则有方便（T 14/538b）	随其回向则有寂静（T14/559c）
从方便到国土的清净	⑦yāvanta upāyās tāvantyaḥ kṣetrapariśuddhayaḥ（MS,7a1）	thabs rnams ji sñed par źiṅ yoṅs su dag pa yaṅ de sñed de(Kg, ma 180a4)	已行善权则佛国净（T14/520b）	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T 14/538c）	随其寂静则有清净有情（T14/559c）
国土的清净是众生的清净	⑧yādṛśī kṣetrapariśuddhis tādṛśī satvapariśuddhiḥ（MS,7a1-2）	źiṅ yoṅs su dag pa ji lta ba bźin du sems can yoṅs su dag pa yaṅ de bźin no(Kg, ma 180a4)	已佛国净则人物净(T14/520b)	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T 14/538c)	随其清净有情则有严净佛土(T14/559c)
众生的清净是智的清净	⑨yādṛśī satvapariśuddhis tādṛśī jñānapariśuddhiḥ	sems can yoṅs su dag pa ji lta ba bźin du ye śes yoṅs su dag pa yaṅ	已人物净则有净智(T14/520b)	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	随其清净有情则有严净佛土(T14/559c)

净则众生纯净，众生纯净则不说杂教，故言说清净。受法则具下三净，具下三净则与化主同德，故曰一切净也。上章虽广说净国行，而未明行之阶渐。此章明至极深广、不可顿超、宜寻之有途、履之有序，故说发迹之始始于直心，终成之美则一切净也。肇曰：积德不已者欲以净心，心既净则无德不净。生曰：功德者，殊妙果也。本其所从，故以名之焉。”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 38 册,第 337a 页。

实践路径	梵	藏	支	罗	玄
	（MS,7a2）	de bźin no(Kg, ma 180a4-5)		说法净则智慧净(T 14/538c)	
智的清净是说示的清净	⑩yādṛśī jñā napariśuddhis tādṛśī deśanāpariśuddhiḥ（MS,7a2）	ye śes yoṅs su dag pa ji lta ba bźin du bstan pa yoṅs su dag pa yaṅ de bźin no(Kg, ma 180a5)	已有净智则有净教(T14/520b)	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T 14/538c)	随其严净佛土则有清净法教(T14/559c)
说示的清净是智的实践的清净	⑪yādṛśī deśanā pariśuddhis tādṛśī jñā napratipattipariśuddhiḥ（MS,7a2-3）	bstan pa yoṅs su dag pa ji lta ba bźin du ye śes bsgrubs pa yoṅs su dag pa yaṅ de bźin no(Kg, ma 180a5)	已有净教则受清净(T14/520b)	随说法净则智慧净(T 14/538c)	随其清净法教即有清净妙福,随其清净妙福则有清净妙慧(T14/559c)
智慧的实践的清净是自我心灵的清净	⑫yādṛśī jñā napratipattipariśuddhis tādṛśī svacittapariśuddhiḥ(7a3)	ye śes bsgrubs pa yoṅs su dag pa ji lta ba bźin du raṅ gi sems yoṅs su dag pa yaṅ de bźin te（Kg, ma 180a5）	无	随智慧净则其心净（T 14/538c）	随其清净妙慧则有清净妙智，随其清净妙智则有清净妙行，随其清净妙行则有清净自心，随其清净自心则有清净诸妙功德(T14/559c)
自心清净是佛国土的清净	⑬tasmāt tarhi kulaputra buddhakṣetraṃ pariśodhāyitukāmena bodhisatvena svacittapariśodhane yatnaḥ karaṇīyaḥ（7a3-4）	rigs kyi bu | de lta bas na byaṅ chub sems dpa’ saṅs rgyas kyi źiṅ yoṅs su dag par byed ’dod pas raṅ gi sems yoṅs su sbyaṅ ba la nan tan bya’o（Kg, ma 180a5-6）	如是童子，菩萨欲使佛国清净，当以净意作如应行(T14/520b)	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T 14/538c）	诸善男子，是故菩萨若欲勤修严净佛土，先应方便严净自心（T14/559c）

在上表的十三个阶段中，其次第可分为两个层次：（1）前七句论述了从“加行”到“方便”的因果关系。对此，高桥尚夫指出：“梵文本中‘加行’在前。支谦译也从‘行’开始。此外，梵文中没有的‘发菩提心’在玄奘译和藏文译本中被记载在加行之前。”[28]易言之，“直心”在意志坚固的前提下转变为“深心/增上意乐”。山口益亦指出：“行的彼岸触及此岸的行被遮断，能行所行脱落的境地被发现。”[29]这必然要回归静谧的冥想状态（禅定/意调伏/止自心）来确认自身的行动、敬意、信心、回向等意义，进而自利利他。菩萨的善行向众生扩散时，会根据每位众生的根基，采取无量无数的接近方式，施以相应的方便，以助他们超克自身困境，成就真如法性。（2）后六句的因果关系，意义变为“国土若清净，则众生自然清净”。换言之，当佛国土的每个角落都遍及真如法性时，那里的众生也会变得清净。不过，此真如之“智”在维摩诘的场域来看，其意义是透过现实世界、出世间的虚妄遍计来实现无分别智，进而才被投射在净化众生之策略中。同时，这也离不开洞察（深刻的冥想状态）所产生的“自信”——我、我所执消失的圆满，以及对众生的方便。如此，众生乃至菩萨在从秽→净的转变中，实现了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之业。故而该经最后说“yādṛśī bodhisatvasya cittapariśuddhis tādṛśī buddhakṣetrapariśuddhiḥ saṃbhavati（7a4）”，明确了“菩萨以意净，故得佛国净（T14/520b）”的立场。换言之，心净以及净心行为，是构筑“佛土净”的关键。此即**表 6** 所示的内容。

[28] 高橋尚夫、西野翠,“《維摩經》の佛国土”,高崎直道监修:《シリーズ大乘佛教 5：佛と浄土》，第 158 页。

[29] 山口益,“《維摩經·佛国品》の原典的解释(下)”,《大谷学報》30,no.3(1950):48。

表 5. 心净逻辑对照

梵文	D	支	罗	玄
cittaṃ ca bhadantopāle nādhyātmapratiṣṭhitaṃ na bahirdhā nobhayam antareṇopalabhyate（17b6-7）	btsun pa ñe bar ’khor sems ni naṅ na yaṅ ma yin | phyi rol na yaṅ ma yin | gñis ka med par yaṅ mi dmigs so（Kg, ma 189b4）	亦不内不外不从两间得（T14/523a）	心亦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T 14/541b）	如是心者亦不住内亦不出外不在两间（T14/563b）
yathā cittaṃ tathāpattiḥ, yathāpattis tathā sarvadharmāḥ, tathatāṃ na vyativartante（17b7）	sems ji lta bar ltuṅ ba yaṅ de bźin no | ltuṅ ba ji lta bar chos thams cad kyaṅ de bźin te | de bźin ñid las mi ’da’o（Kg, ma 189b4-5）	如其意然 未迹亦然 诸法亦然 转者亦然（T14/523a）	如其心然 罪垢亦然 诸法亦然不出于如（T 14/541b）	如其心然罪垢亦然 如罪垢然诸法亦然不出于如（T14/563b）
yā bhadantopāle cittasya prakṛtir yayā cittaprakṛtyā bhadantasya cittaṃ vimuktam, kiṃ jātu sā cittaprakṛtiḥ saṃkliṣṭā（17b7-18a1）	btsun pa ñe bar ’khor | sems kyi raṅ bźin gaṅ yin pa daṅ | sems kyi raṅ bźin gaṅ gis btsun pa’i sems rnam par grol ba’i sems kyi raṅ bźin de nam yaṅ kun nas ñon moṅs par gyur tam（Kg, ma 189b5-6）	如优波离意之净以意净意为解 宁可复污复使净耶（T14/523a）	如优波离 以心相得解脱时 宁有垢不（T 14/541b）	唯优波离 汝心本净 得解脱时 此本净心曾有染不（T14/563c）

针对上述净心，拉莫特指出，《维摩经》位于“讲述清净心的小乘学派”与“将清净心视为如来藏，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胜鬘经》等比较新颖的大乘经典之间，相当于《般若经》所说的“非心之心”(cittam acitam)。[30]此处的“清净之心”（cittaṃ prabhāsvaram）正显示了“随其心净”在修道上的可能性，有“心之非存在”(cittābhāvamātra)的向度。所以该经最后说“pariśuddhaṃ hi śāriputra tathāgatasya buddhakṣetraṃ yūyaṃ punar idaṃ na paśyatha （7b1-2）”，再次确认本来清净的教学——看不见的原因在于看不见者的过失，故需要修行者努力自我净化。

4. 对《阿閦佛国经》接受的他力净土

在“秽土=净土”逻辑中，《维摩经》提到维摩之神变所呈现的他方净土，将阿閦如来统治的美丽而迷人之佛国土展示给众生。此即**表 7** 之平行文本所言之佛国土转变的课题。

表 6. 阿閦佛国的出现

梵本	支	罗	玄	D
āha: īdṛśaṃ mārsāḥ buddhakṣetraṃ parigrahītukāmena bodhisatvenākṣobhyasya tathāgatasya	愿受如是净好佛土诸菩萨皆欲追学阿閦如来菩萨所行（T14/ 535a25-26）	佛言 若菩萨欲得如是清净佛土 当学无动如来所行之道	于是世尊复告大众 汝等神仙欲得成办如是功德庄严佛土为菩萨者皆当随学无动如	bka’ stsal pa | saṅs rgyas kyi źiṅ ’di ’dra ba yoṅs su gzuṅ bar ’dod pa’i byaṅ chub sems dpas de bźin gśegs pa mi ’khrugs pa’i

[30] Étienne Lamotte, *L' Enseignement de Vimalakîrti (Vimalakïrtinirdesa)* ,p.56-60

梵本	支	罗	玄	D
bodhisatvacaryāyām anuśikṣitavyam（MS/69b5-6）		（T14/555c10-11）	来本所修行诸菩萨行（T14/585b10-12）	byaṅ chub sems dpa’i spyad pa thams cad kyi rjes su bslab par bya’o ||（Kg, ma 234a2-3）
asmin punar abhiratilokadhātusaṃdarśanarddhiprātihārye ’kṣobhyasya ca tathāgatasya saṃdarśane（MS/69b6-7）	其无垢称以神通力 示现如是妙喜界时（T14/585b13）	其于是见彼阿閦如来佛土者（T14/535a26-27）	现此妙喜国时（T14/555c11-12）	de ltar ’jig rten gyi khams mṅon par dga’ ba bstan pa’i rdzu ’phrul gyi cho ’phrul daṅ	de bźin gśegs pa mi ’khrugs pa bstan pas（Kg/ma/ 234a3）
’smin sahe lokadhātau caturdaśānām ayutānāṃ devamānuṣikāyāḥ prajāyā anuttarāyāṃ samyakṣaṃbodhau cittāny utpannāni |（MS/69b7-70a1）	十四垓人起无上正真道意（T.474 535a27-28）	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T14/555c12-13）	堪忍土中有八十四那庾多数诸人天等，同发无上正等觉心（T14/585b14-15）	’jig rten gyi khams mi mjed ’di lha daṅ mi’i skye dgu las khri phrag bcu bźi bla na med pa yaṅ dag par rdzogs pa’i byaṅ chub tu sems skyes so ||（Kg/ma/ 234a3-4）

上表所涉及的阿閦信仰，正叙述了维摩诘的法脉与实践来源。其原型来自《阿閦佛国经》[31]。该经就灵鹫山的释迦对阿閦佛之回应来描述往生妙喜世界（Abhirati）所需的发心、六波罗蜜、誓愿等实践条件，以及国土（生活环境与人民）的庄严。其中，阿閦佛两个阶段的 20 个誓愿，正是“不动”的根本。此即，（1）比丘时期侧重自戒的菩萨誓愿（不生气、不生声闻心、不生独觉、不生爱欲、不伤害他人、不怀疑、不杀生、不偷窃、禁欲、不妄语、不恶口、不绮语、不邪见等誓愿），以及（2）成为正觉者后所立的誓愿（言行一致、每次转世都出家、行头陀行、实践行住坐三威仪、不诽谤他人、遇到如来时敬重、遇到菩萨时敬重、不依附外教徒、不以诱惑女性的姿态说法、不挑选施舍对象、为罪人牺牲自己以拯救、不责备罪人、不梦精、不让人梦精、在妙喜世界再生的女性不会有女性特有的缺陷等誓愿）。[32]基于这些誓愿，该国的众生充满善念，没有身心缺陷与烦恼，常住于不动，能于一生证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初期大乘经典并未提及阿閦佛（Akṣobhya），而是在中期出现，并在后期大乘中被深化为金刚界曼荼罗中以触地印来表征的成就者。尽管随着东方药师佛的出现，阿閦佛信仰被削弱，但并不妨碍其精神在《维摩诘经》中的投射。从这点来说，《**维摩诘经**》以**现世净土为主旨意即可理解，不过仍**隐藏了**他方净土的志向**。若再回到阿閦对大目如来的继承，那么维摩诘与香象菩萨成为师兄弟，并将阿閦的净土教学投射到人间就可以理解了。与阿弥陀佛相比，阿弥陀佛不仅述及成道前应遵守的事项，还包括成道后再生于其佛国土之人的事宜及其

[31] 按：《阿閦佛国经（*Akṣobhyatathāgatasya vyūha*）》**所存文献，主要有**：（1）汉译：1）支楼迦谶译于 2 世纪中叶的《阿閦佛国经》2 卷 5 品；2）支道根译于 335 年的《阿閦佛刹诸菩萨学成品经》2 卷（佚）；3）菩提流志译于 706 年的《不动如来会》2 卷 6 品。**围绕汉代的现代语译成果**，主要有：1）支楼迦谶译本的研究成果。莲泽成淳译、藤田宏达校订（1971）的《佛说阿閦佛国经》（《国译一切经·宝积部七》），该书并未进行完整的比较；由木义文、西本照真校注（2007）的《阿閦佛国经》（《新国译大藏经·净土部三》），注释比前述书籍简单，但也有新的信息，列出了对应的梵文和巴利文。2）流志译本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长井真琴译、新井慧誉校订（1971）的《不动如来会》（《国译一切经·宝积部一》）；G. C.C. Chang ed.*A Treasury of Mahāyāna Sūtra*(London)；J.Dantinne tr(1983).,*La splendeur de l’Inébranlable*,Tome I,Louvain-la-neuve,1983。（2）藏文译本存在残缺与完整两类。前者包括两种敦煌写本和四种碑文，后者是收录在大藏经中的 9 世纪版本，共五种写本和七种印刷本。藏文翻译与汉译在章节结构和内容上大致一致，但在顺序上有些地方互换，表达方式等方面存在细微差异。总体而言，藏文系统比汉译更详细，且内容更符合文意。至于藏译本的现代成果，主要有：1）K.Tropper tr（1996）.*Die Akṣobhyavyūhasūtra-Inschrift in Alchi*，该书记载于 Alchi 僧院的壁面上，使用大藏经系的各种版本和塔波抄本进行校订并翻译成德文；2）冈本嘉之译,“阿閦佛国经试译——附阿閦佛に言及する经典一览表”（《东洋大学研究院纪要》1,no.8,1979）。参见佐藤直実,《藏汉訳<阿閦佛国经>研究》,东京：山喜房佛书林,2008,pp.4-5、71-92；佐藤直実,“阿閦佛とその佛国土”,高崎直道监修:《シリーズ大乘佛教 5：佛と浄土》，第 180-204 页；Ingo Strauch,“More missing Pieces of Eary Pure Land Buddhism:New Evidence for Akṣobhya and Abhirati in an Eary Mahayana Sutra from Gandhāra”,*The Eastern Buddhist*,41:1,2010,pp.23-66。

[32] 望月信亨,《中国浄土教理史》,京都：法藏馆,1964,第 554-555 页。藤田宏達,《初期浄土思想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0,第 426 页。

佛国土（极乐世界）之福利。由于这些差异，阿弥陀佛的利他性与阿閦佛的自利性被指出。换言之，阿閦佛的这种菩萨愿行，实际是难行道的做法，与易行道相去甚远。尽管如此，佐藤直实仍在比较后认为：“阿閦佛是释迦牟尼佛成道前的具现化，而阿弥陀佛则是成道后的具现化。”[33]

另外，据望月信亨[34]、椎尾辨匡[35]、芳冈良音[36]、静谷正雄[37]、Jean Dantinne[38]、平川彰[39]、赤沼智善[40]、Jan Nattier[41]、佐藤直实[42]等学者的研究，《阿閦佛国经》成立于《小品般若》《维摩诘经》前，是一种从中印→西北印（犍陀罗、帕米尔等地）或波斯而产生的缅怀释迦之文本系统，但与《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不同。不过，该经详述其作用及佛国土情景同样反映在 2-4 世纪的《小品般若经（*Aṣṭā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法华经（*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等文献所言的空性哲学与实践上，这些文献同样通过禁欲、发愿、闻法、发菩提心、持戒等修行来实现导向不退转菩萨们所居之地。这些内容正是上述 28 种因行。那么，《维摩诘经》有般若系经典与阿閦信仰的实践内容就可以理解了。[43]所以佐藤直实认为该经有承袭《阿弥陀佛国经》与《般若经》的内容，既有前者之佛国土的景况和誓愿，又有后者关于般若的重要性及渊源。[44]但值得注意的是，平川彰[45]、藤田宏达[46]均将阿閦佛、阿弥陀信仰置于不同系统与地区来衡量，且指出“若追溯至原初形态，二者均可能是由关注另一佛陀的不同所造成”，与初期的般若类经典（包括《般舟三昧经》《阿弥陀经》）密切相关。这也是为什么阿閦佛国的往生段落，与<佛国品>中佛的神变等被视为**导引众生之方便的根源**。从这点来说，维摩诘的出身提升了《**维摩经**》**的价**值。

5. 余论

诚如藤田宏达所言“净佛国土是指大乘的菩萨们在未来成佛时，将自己应该出现的国土进行清净化。清净国土意味着使构成该国土的众生安稳地进入清净之道，达成大乘菩萨自利利他的志愿。这无疑是大乘佛教之根本精神的体现。”[47]相对于追求灰身灭智、无余涅槃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所隐含唯心净土，《维摩诘经·佛国品》所言的国土之性质、国土之由来、国土之建立方法等内容，均有其影子。如此，妙喜世界之释尊救济众生的大愿被融入维摩诘的思想与实践中，并被投射到娑婆世界（现世），就有了理论与现实的根源。这也是维摩诘化身在家居士，以病者身份来讲述从<佛国品>→<嘱累品>的大乘救济之法。若由此反思“一切诸佛唯是一佛，说无量佛，是名神变。一切佛土唯一佛土，说无量土，是名神变。无量众生即一众生，说无量众生，是名神变。一切佛法唯一佛法，说无量法，是名神变。法不可示，显示诸法，是名神变。法无所得，修习作证，是名神变”[48]，可知大乘初期的佛土观是与空性（与虚空等同[ākāśasama]）匹配的“不二”思想。换言之，《维摩诘

---

[33] 佐藤直实,“阿閦佛とその佛国土”,高崎直道监修:《シリーズ大乘佛教 5：佛と浄土》,第 187-188 页。

[34] 望月信亨,《浄土教の起源及び發達》,东京：山喜房佛書林,1930,第 433-449、664-675 页。

[35] 椎尾辨匡,《佛教经典概说》,京都：甲子社书房,1933,第 601-602 页。

[36] 芳岡良音,“阿閦佛の浄土の起源”,《印度学佛教学研究》7,no2(1959):555-556。

[37] 静谷正雄,《初期大乘佛教の成立過程》,京都：百華苑,1974,第 64-66 页。按：靜谷在此特别指出，支讖譯本中出現的“二乘批判”“一切智”“回向”“發菩提心”“法師”“般若波羅蜜”“僧那僧涅”等詞彙,以及空觀的淨土觀，並未在支謙譯本的《大阿彌陀經》見到，故認為《阿閦佛國經》可能成立稍晚。

[38] Jean Dantinne,*La splendeur de l'Inébranlable*,Tome I,Louvain-la-neuve,1983,pp.78-93

[39] 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89,第 154 页。

[40] 赤沼智善,《佛教经典史論》,京都：法藏館,1998,第 216-247 页。

[41] Jan Nattier,The Realm of Akṣobhya:A Missing Piece in the History of Pure Land Buddhism,*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sit Studies*,23,no.1(2000):85.

[42] 佐藤直实,《藏汉訳<阿閦佛国经>研究》,东京：山喜房佛书林,2008,第 23-40 页。

[43] 高橋尚夫、西野翠,“維摩經の佛国土”,高崎直道监修:《シリーズ大乘佛教 5:佛と浄土》，第 166-167 页。

[44] 佐藤直实,“阿閦佛とその佛国土”,高崎直道监修:《シリーズ大乘佛教 5:佛と浄土》,第 198 页。

[45] 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の研究》,第 195、202-203 页。

[46] 藤田宏達,《初期浄土思想の研究》,第 232-233 页。

[47] 藤田宏達,《初期浄土思想の研究》,第 570 页。

[48] （唐）菩提流支译,“大宝积经·大神变会”,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 11 册,第 493b 页。

经》在建设佛国土方面，虽在方便度生层面有教化之用的依报庄严，但在正报建设上仍需要围绕菩萨的美德来构筑种种誓愿（mahāpraṇidhāna），并将这些“誓愿”摄取为无量佛国土（apramāṇa-buddhakṣetra-praṇidhāna-parigṛhīta）。[49] 而这正是佛国土成为教化众生心中之精神建筑的关键。其中，佛国土之净化与菩萨形象所蕴含的空性（śūnyatā）、无相（ānimitta）、无愿（apraṇihita）、慈悲（mahākaruṇā）等自他净化之救赎，正是往生国土与庄严国土的要义。尽管这些内容亦可与燃灯佛授记之逸话、未来佛弥勒菩萨之存在、贤劫千佛之存在、密教之不动明王、六波罗蜜、誓愿等话题产生关联[50]，但非本文所及，只能展望至未来再检讨。

作者贡献

本研究由黄兴旺（如闻）独立构思、撰写与修订，涵盖文献搜集、资料训诂分析、图表制作与注释整理等各环节。本文核心论点与结构均由作者独立完成，并基于《维摩诘经·佛国品》的对读研究，提出二十八因行的分类与理论建构。原稿曾于学术会议宣讲，并获多位学者指导，相关建议已纳入修订。作者对本文所有内容负责，确认无他人实质参与研究或写作。

伦理准则遵循

不适用。

经费来源

无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据其所知，与本手稿所述研究无任何可被视为潜在利益冲突之财务、个人或专业无关。

致谢

无

参考文献

1. Chang, Garma C. C., ed. *A Treasury of Mahāyāna Sūtras: Selections from the Mahāratnakūṭa Sūtra*. London: Allen & Unwin, 1983.
2. Dantinne, Jean, trans. *La splendeur de l’Inébranlable: Le sutra d’Akshobhya.* Vol. 1. Louvain-la-Neuve: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83.
3. Gómez, Luis O., and Paul Harrison, trans. *Vimalakīrtinirdeśa: The Teaching of Vimalakīrti.* Berkeley: Mangalam Press, 2018.
4. Kimura, Takayasu,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Vol. 6–8.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1986.
5. Lamotte, Étienne. *L’enseignement de Vimalakīrti (Vimalakīrtinirdeśa*).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62.
6. Strauch, Ingo. "More Missing Pieces of Early Pure Land Buddhism: New Evidence for Akṣobhya and Abhirati in an Early Mahāyāna Sūtra from Gandhāra." *The Eastern Buddhist* 41, no. 1 (2010): 23–66.
7. Tropper, *Kurt. Die Akṣobhyavyūhasūtra-Inschrift in Alchi.*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6.

[49] Takayasu Kimura ed,*Pañcaviṃśatisāhā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VI-VIII)*,Tokyo: Sankibo Busshorin Publishing, 1986,pp.124-130.

[50] 加藤智学,“阿阅佛と般若波罗蜜经”,《佛教研究》6(1925):207-216。佐々木闲,“阿閦佛国经のスピード感”,《印度哲学佛教学》24(2009):69-82。金子大輔,“悲華经における阿閦佛思想の形式”,《龍谷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31(2009):35-48。

8. 加藤智學.「阿閦佛と般若波羅蜜經」.『佛教研究』6 (1925): 207–216.
9. 岡本嘉之.「阿閦佛国経試譯——附阿閦佛に言及する經典一覽表」.『東洋大學研究院紀要』1, no. 8 (1979): 1–26.
10. 高橋尚夫・西野翠.『梵文和譯維摩經』. 東京：春秋社，2011.
11. 鳩摩羅什（姚秦）譯.『大智度論』. 載『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25 冊，706c. 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12. 鳩摩羅什（姚秦）譯.『維摩詰所說經』. 載『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4 冊，538a–554c. 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13. 金子大輔.「悲華經における阿閦佛思想の形式」.『龍谷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31 (2009): 35–48.
14. 藤田宏達.『初期浄土思想の研究』. 東京：岩波書店，1970.
15. 望月信亨.『中國浄土教理史』. 京都：法藏館，1964.
16. 梅田愛子.「梵文『維摩經』のレトリックと偈頌」. 博士學位論文，東洋大學，2022.
17. 木義文・西本照真校註.『阿閦佛国経』.『新國譯大藏經·浄土部三』. 東京：大蔵出版，2007.
18. 無羅叉（西晉）譯.『放光般若經』. 載『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8 冊，136a. 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19. 芳岡良音.「阿閦佛の浄土の起源」.『印度學佛教學研究』7, no. 2 (1959): 555–556.
20. 菩提流志（唐）譯.『大寶積經·大神變會』. 載『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1 冊，493b. 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21. 山口益.「『維摩經·佛国品』の原典的解釋（上）」.『大谷學報』30, no. 2 (1950): 229–238.
22. 山口益.「『維摩經·佛国品』の原典的解釋（下）」.『大谷學報』30, no. 3 (1950): 45–58.
23. 山口益.『空の世界』. 東京：理想社，1967.
24. 山口益.『佛教思想入門』. 東京：理想社，1968.
25. 山口益.『山口益佛教學文集』下. 東京：春秋社，1973.
26. 西野翠.「『維摩經』における『虚空造立宮室』の喩えについて」.『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年報』32 (2010): 247–265.
27. 僧肇（姚秦）.『註維摩詰經·佛國品』. 載『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38 冊，335c–337a. 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28. 赤沼智善.『佛教經典史論』. 京都：法藏館，1998.
29. 赤沼智善.『浄土教の起源及び發達』. 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30.
30. 靜谷正雄.『初期大乘佛教の成立過程』. 京都：百華苑，1974.
31. 佐藤直実.「阿閦佛とその佛国土」. 載高崎直道編『シリーズ大乘佛教 5：佛と浄土』，180–204. 東京：春秋社，2013.
32. 佐藤直実.『蔵漢訳<阿閦佛国経>研究』. 東京：山喜房佛書林，2008.
33. 佐々木閑.「阿閦佛国経のスピード感」.『印度哲學佛教學』24 (2009): 69–82.
34. 椎尾辨匡.『佛教經典概説』. 京都：甲子社書房，1933.
35. 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の研究』. 東京：春秋社，1989.
36. 玄奘（唐）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載『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 冊，411c, 749c. 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37. 玄奘（唐）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載『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8 冊，406b. 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38. 玄奘（唐）譯.『說無垢稱經』. 載『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14 冊，568c. 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

附录

一、 本文写作已在 2024 年 11 月 2 日的“净土宗祖庭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上宣讲过。蒙赵东明教授、天普大学魏翔博士惠赐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二、 文中所制作之图，均为笔者整理

三、 正文有关梵、藏、汉译本，均出自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编的《梵藏汉对照<维摩经>》（大正大学出版会，2004 年，第 1-52 页）与大正大学综合佛教研究所编的《梵文維摩經——ポタラ宮所蔵写本に基づく校訂》（大正大学出版会，2006 年，第 1-14 页）。有关正文缩略号如下所示：

1. MS——Manuscript of *The Vimalakīrtinirdeśa* preserved at the Potala Palace .
2. D/kg/ma——德格版《西藏大藏经》（高野山大学所藏）/甘珠尔（Kangyur）/经部（ma）
3. 支——支謙譯：《佛説維摩詰經》二卷，No.474.
4. 什——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説經》三卷，No.475.
5. 玄——玄奘譯：《説無垢稱經》六卷，No.476.

6. T——《大正新脩大藏經》